

點校本

刑案匯覽全編

刑案匯覽續編
【卷九至卷十六】



點校本

刑案匯覽全編

刑案匯覽續編
【卷九至卷十六】



法律出版社

刑案匯覽續編卷九

目 錄

刑律 賊盜

謀反大逆	(0360)
叛犯妻子緣坐照反逆例辦理	(0360)
叛逆案內緣坐家屬照反逆例	(0360)
謀叛緣坐人犯照謀反例	(0361)
例免緣坐家屬酌量情節擬軍	(0361)
謀叛	(0362)
謀叛緣坐人犯參用謀反條例	(0362)
被脅從逆之犯曾經抗拒官兵	(0363)
臺灣滋事夥犯比例定擬	(0365)
跟隨逆匪用邪術竊取財物	(0365)
謀逆逸犯尚多酌留從犯待質	(0366)
盜大祀神御物	(0367)
行竊關帝座前黃綾包袱	(0367)
偷竊皇史宬匱上匱環等物	(0368)
盜內府財物	(0369)
在禁城內行竊持刀拒捕	(0369)

盜園陵樹木	(0370)
陵戶因樹株被竊裝點延燒	(0370)
盜砍圍牆以內回乾樹株	(0371)
偷竊紅椿以內回乾樹株	(0371)
旗人盜砍祖墳樹株分別銷檔	(0372)
汛弁在紅椿以外偷打鹿隻	(0372)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0372)
倉正盜賣義倉穀石量減定擬	(0372)
虧空是侵是挪覈實懲辦	(0373)
解官虧短銅斤遇赦	(0373)
監守自盜完贓免罪	(0374)
借俸抵扣贓銀全完已在限外	(0376)
常人盜倉庫錢糧	(0377)
誤盜餉鞘不知係屬官物	(0377)
行竊山寺御賜觀音尊像	(0378)
不應援免賊犯釋放復竊官物	(0378)
強盜	(0379)
聚眾入室強劫不得以捨奪論	(0379)
先嚇唬後搜贓即屬臨時行強	(0380)
臨時行強從犯恐係知情駁審	(0380)
結撻二百餘人行劫得贓	(0381)
強盜殺人下手之犯均應斬梟	(0382)
申明舊例嚴參州縣諱盜	(0383)
盜案贓證確鑿不得監候處決	(0384)
強盜重案毋庸監候待質	(0385)
臨時行強畏懼先遁事後分贓	(0386)
免罪釋回盜犯復犯聽從行劫	(0386)
無服尊長因竊輪姦未成	(0387)
夥盜被迫拒捕銃傷事主	(0388)

竊盜已離盜所拒殺一家二命	(0389)
行竊拒傷僱工應照事主科罪	(0389)
竊賊事後聚眾拒斃一家二命	(0390)
竊盜被追捆縛事主落水溺斃	(0391)
竊盜拒捕刃傷事主各居胞兄	(0392)
竊盜拒殺事主首犯病故駁審	(0393)
竊盜事後護贓致斃事主	(0393)
事主搜獲原贓竊賊追趕拒捕	(0394)
臨事盜所被抱圖脫拒殺事主	(0395)
外委通賊激成戕官重案	(0395)
捕役窩留強盜事後分贓	(0396)
在堂屋門內接贓以入室論	(0367)
夥盜在途看船分別泊船遠近	(0398)
會議變通強劫捨奪章程	(0398)
行劫官帑盜綫窩主從重科罪	(0402)
因子被殺捏報盜劫訛詐官吏	(0403)
圖劫未成盜犯自行投首	(0404)
夥盜聞掣投首照首盜例擬軍	(0405)

謀反大逆

叛犯妻子緣坐照反逆例辦理

湖北撫 咨：鍾陳氏係鍾二順之妻，鍾再發、鍾再有、鍾老晚係鍾二順之子。鍾二順因聽糾助逆，照謀叛律斬決，妻子律應緣坐。該撫以叛犯妻子律內俱係給付功臣之家爲奴，今女屬既改發駐防爲奴，則叛犯之子事同一律，應否一體改發或仍照本律辦理，聽候部議等因。查律乃一成不易，例則隨時修改，向來有例卽不用律，叛犯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係屬謀叛本律。嗣經節次酌議，纂定例文，將此項叛屬發遣爲奴，自應援照辦理。所有鍾再發、鍾再有、鍾老晚三犯，俱應依反逆案內其餘律應緣坐男犯，並非逆犯子孫例，發新疆給官兵爲奴。鍾陳氏依緣坐婦女例，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爲奴。鍾再發、鍾再有二犯均年未及歲，照例牢固監禁，俟成丁時再行發遣。鍾老晚年甫兩歲，尚須乳哺，應仍給鍾陳氏帶往撫養，俟及歲時卽由配所詳請發配。該撫聲請鍾再發等應否仍照本律辦理之處，應毋庸議。道光十九年說帖

眉批：叛犯年幼之子交母帶往配所。

叛逆案內緣坐家屬照反逆例

廣東撫 咨：鄭馬氏係鄭端吉之妻，鄭阿田、鄭阿長均係鄭端吉之子。前因鄭端吉擄人勒贖拒捕狀官案內，將鄭端吉從重凌遲

處死，聲明照謀叛律家屬緣坐等因，奏結在案。茲據該撫將該犯婦鄭馬氏等解部辦理，查律應緣坐之叛犯妻妾子女，定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嗣經纂定例文，將此項叛屬分別改發新疆及駐防爲奴，自應遵照定例辦理。今鄭馬氏等雖係比例緣坐之犯，與實犯謀逆不同，但謀叛犯屬，定例不應容留京師，該氏等既經奏准緣坐，應即照其餘律應緣坐之例，分別發遣爲奴。鄭馬氏應改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爲奴。伊子鄭阿田、鄭阿長，按律應發新疆等處給官兵爲奴。現在鄭阿田年僅十二，鄭阿長年甫七歲，均尚幼稚，礙難單身赴配，應暫交鄭馬氏帶至配所撫養，俟成丁後再行改發新疆。雖時值隆冬，惟係緣坐家屬，應不准其停遣，即咨送兵部定地轉發。道光二十五年說帖

眉批：犯子年尚幼小，交母帶赴配所。

謀叛緣坐人犯照謀反例

廣西司 此案凌覃氏係糾眾滋擾，拒敵戕官，從重處以極刑。凌亞東之母凌陸氏係凌亞東之妻，俱律應緣坐。惟查此等緣坐婦女，向俱按照反逆緣坐之例發駐防爲奴。該撫將該氏等俱照謀叛緣坐各律例，分別發遣新疆並給功臣之家爲奴，覈與向辦成案不符。凌覃氏、凌陸氏俱應改照反逆案內律應緣坐婦女，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爲奴例，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爲奴。咸豐三年說帖

例免緣坐家屬酌量情節擬軍

奉天司 此案已正法之王達，係比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該將軍將該犯之妻王張氏、子王小豬擬以免其緣坐，欽奉硃批：“王達妻子雖未便照大逆例緣坐，然置之勿論，究留禍根。應如何酌量發遣之處，著刑部議奏。”欽此。臣等查比照大逆問擬凌遲之犯，其家屬固係例免緣坐，惟該犯王達係結夥訛詐，擄人勒贖，復聽糾勾結，乘

機滋擾，迨經同夥被獲，竟敢率眾五百餘人圍困州城，拒敵官兵，覈其情罪重大，自未便與尋常比照反逆定罪之案，將其妻子概免緣坐，致留餘孽。臣等公同酌議，若將王小豬照反逆緣坐例，閹割發遣新疆給官兵爲奴，王張氏發各省駐防給官兵兵丁爲奴，未免與實犯反逆者無所區別。查王小豬年僅十三歲，尚未成丁，應請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三四命以上兇犯之子，年在十五歲以下，與兇犯之妻俱改發附近充軍安置例，俱擬改發附近充軍，至配照例安置。該犯等事犯到官在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三日恩旨以前，應均不准其援免。咸豐十一年案

謀叛

謀叛緣坐人犯參用謀反條例

伊犁將軍 咨：回婦哈拉哈等七口均係叛犯，多列特、呢裸爾等四犯之妻女回犯邁買鐵里等六名均係叛犯，托呼達、邁瑪特等之子庫爾班、呢裸爾等五名俱係叛犯，庫吐魯克、呢裸爾等弟兄均應按律緣坐。該將軍以叛犯妻妾子女律應給付功臣家爲奴，祖孫兄弟例應照緣坐流犯，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並以多列特、呢裸爾有抱養異姓子阿拉呼里，並其子帕爾滿呼里，應否卽照所生一律緣坐，抑或援照過房辦理等因咨部。查叛犯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爲奴，祖孫兄弟擬流，係謀叛本律。嗣經纂定例文，將此項叛屬分別改擬軍遣爲奴。向來有例卽不用律，自應援照定例辦理。該將軍將叛犯之子邁買鐵里等及其妻女哈拉哈等俱援引謀叛本律給付功臣家爲奴，係屬錯誤。邁買鐵里、王素雲、窩斯滿黑、加克、若孜、呼

里、衣布拉、伊木六犯，均改依反逆案內其餘律應緣坐男犯並非逆犯子孫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例，發新疆給官兵爲奴。惟係回民在新疆地方犯事，仍照例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犯婦哈拉、哈孜黑連密音、多列特，犯女賽旦、拜海、提加、滿音、格占、霍作拉七口，亦應改依反逆案內緣坐婦女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爲奴例，發各省駐防給官員兵丁爲奴。其犯弟庫爾班呢、裸爾呢雅斯、索皮托連底，犯兄庫爾班買、特阿散五名，均係律應緣坐流犯。該將軍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尚屬允協，應如所咨辦理。以上各男犯如年在十六以上者，應與各婦女卽令該將軍轉解陝甘總督衙門，分別定地發配。其年在十五以下之各男犯，仍照例牢固監禁，俟成丁時再行發配。至所稱阿拉呼里並其子帕爾滿呼里二犯，係叛犯多列特呢裸爾抱養異姓子孫，應否援照過房辦理等語。查律例內雖無叛犯抱養子孫應否緣坐明文，惟叛逆緣坐律內，女許嫁已定，子過房與人，尚俱不坐，況異姓子孫，本非該叛犯親生逆種，較過房許嫁之親生子女，情節尤輕，自應比照過房子孫辦理。阿拉呼里、帕爾滿呼里二犯，應與曾經許嫁及過繼與人之犯女多列加滿、霍什多列、索皮拉三口，均照律一體免其緣坐，分別給屬領回。惟案關叛逆緣坐，難保非該犯屬捏情狡飾，冀逃法網，應令該將軍再行嚴密查訊，如果屬實，方准免坐。儻有捏飾，仍應按例擬發，毋任弊謬，以昭覈實。道光十九年案

眉批：此例已於道光二十五年修改。

異姓子孫免其緣坐。

被脅從逆之犯曾經抗拒官兵

陝西司 查律載，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謀叛案內被脅入夥並無隨同焚汎戕官，抗拒官兵情事，悔罪投首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各等語。此案阿布都拉因逆匪的瓦年糾眾赴喀什噶爾滋事，該犯輒聽從先往探路，復隨同攻撲卡倫，拒敵官兵，

實屬不法。按謀叛已行，罪應擬斬。既據該大臣將該犯援案擬以斬決梟示，應如所奏，卽將該犯阿布都拉照律斬決，仍傳首卡外及犯事地方示眾。至玉素皮一犯，因在卡上當差，賊匪於撲卡時先將伊擄縛，並將伊母及妻妾家具全行擄掠，該犯復被逆匪的瓦年兩次逼令到卡說伯克從賊未允，後被帶至河沿抵抗官兵。雅爾滿邁特遞給烏鎗，拔刀嚇令施放。該犯接過空放一鎗，並未傷人，旋被挾獲。該大臣以該犯係在卡當差之人，既代逆匪說伯克從賊，又復放鎗抗拒官兵，即據供臨時被脅，亦應援案卽予正法梟示。惟該犯母妾被賊殺害，伊妻又帶重傷，家具俱被搶掠，自非甘心從逆，尚屬可原。溯查新疆向無辦過成案，可否敕部覈議，量從末減？至玉素皮之妻喬列潘律應緣坐，給付伯克爲奴，應交阿奇木伯克收管，聽候部議等語。查謀叛案內被脅從之犯，必訊無隨同抗拒官兵者，方准照例擬遣。今該犯玉素皮兩次被逼到卡說令伯克從賊，復於官兵追捕時被逼施放烏鎗並未傷人，覈與並未隨同抗拒官兵應行擬遣之例不符，玉素皮一犯應仍照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惟該犯先經被賊擒縛，親屬家具亦俱被賊擄掠，尚與甘心從賊者有間。且該犯母妾均被賊殺死，其妻亦被殺傷，其情不無可原。臣等檢查律例並無應行議減明文，惟查嘉慶年間滑縣逆匪滋事案內有吳大德一犯，因被逆匪王其志逼令入夥不允，稱欲殺害，該犯畏懼，勉從在賊營打造軍器，隨眾搶掠一次。嗣經逃出被獲，自願隨營效力，經縣給與執照。嗣該犯之父隨同官兵攻城，被賊鎗斃。將吳大德酌量擬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等因，奏結在案。查吳大德被脅打造軍器，隨衆搶掠，覈與現犯玉素皮被逼往說伯克，放鎗拒敵官兵情節不甚懸殊，惟吳大德被獲投營後其父因攻城被鎗身死，該犯之母係當時被賊殺害，情節亦互有參差，此外查無成案可比。既據該大臣查明，聲請可否將該犯玉素皮量予末減之處，相應查案聲明，恭候欽定。玉素皮之妻喬列潘照例應行緣坐，如蒙恩准，將玉素皮量從末減。所有喬列潘一犯並免緣坐。道光二十六年議奏

臺灣滋事夥犯比例定擬

臺灣鎮道 奏：吳蔭、簡大肚、沅李乞食、吳邊佔、吳青木、李條、施愛、陳汝、林萬、黃興、盧豆包仔卽李豆包仔、翁普、黃紋十三犯，均被吳吮等迫充旗腳，於焚捨田莊官兵覬捕時，畏懼先逃，訊無攻莊抗官拒捕情事，聲明例無治罪明文，將該犯等比照謀叛案內被脅入夥聞拏投首例，發往新疆給官兵爲奴，酌加枷號三個月，聽候部議等因。查道光二十六年據閩浙總督奏郭洮候等在臺滋事案內有陳佐等十七犯，均經洪協逼充旗腳，乘閒逃回被獲。審照謀叛案內被脅入夥聞拏投首例加等，發往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等因在案。今吳蔭等十三犯被吳吮等迫充旗腳，畏懼先逃，訊無攻莊抗拒情事，覈與該省原辦陳佐等一案事同一律，自應仿照定擬。吳蔭、簡大肚、沅李乞食、吳邊佔、吳青木、李條、施愛、陳汝、林萬、黃興、盧豆包仔卽李豆包仔、翁普、黃紋十三犯均應比依謀叛案內被脅入夥聞拏投首例，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仍先於本地方枷號三個月，滿日再行發遣。道光二十九年案

跟隨逆匪用邪術竊取財物

四川司 查：審理逆匪用邪術竊取財物案內，聽糾從犯有無從逆重情，必應嚴切究明，覈實懲辦，庶足以成信讞，而絕奸萌。此案葛老九因被江南逆匪擄去，令伊出外探聽各省有無應兵。行至蔡雙全店內，與吳證連認識，邀約入夥回營。嗣逆匪派令葛老九等邀人入川踩探路徑，及防兵多寡消息，並給盤費銀兩。葛老九在途邀得素識之人吳在中等各向告知從賊探路情由。葛老九因盤費不敷，憶及從前學得照水法術，至人家門首，用水一盃，暗念呪語，卽能照見藏放銀錢處所，起意用術竊財使用，眾各允從。因必須人多混雜，方能乘間偷竊。復邀得張懷四等入夥，祇稱沿途竊取財物，

並未告知從賊探信情事。葛老九稱人多須分等次，以便約束。按照賊營名號，改爲頭奸、二奸、三奸名目，共三十二人，各帶器械，誘拐逃難之葛余氏等婦女、幼孩，扮作難民，探有大家人戶，擁入求乞。葛老九捏稱口渴索水一盃，念呴向盃內照看，悄向蔡雙全等告知，混入換開箱櫃鎖扣，搜得銀錢衣飾，走出俵分花用。約有八九次，竊得贓物錢文不記確數。嗣又行至事主武廷升家，竊取衣飾逃逸，被事主知覺報案，齊團將葛老九拏獲，張迎春等逃跑。蔡雙全喝令拒捕，吳證連趕攏，將鄰佑楊廷坤毆傷，並將葛老九奪回，逃逸被獲。該督於審明後將罪應斬決之葛老九等十二犯就地正法。葛老九等三犯加擬梟示，餘犯張懷四等十四犯，均依積匪猾賊例，加等擬遣等因具題。臣等詳覈案情，該犯張懷四等於三年八月聽從葛老九等邀允入夥，至四年正月被獲，相從幾及半年之久。葛老九等即使行蹤詭祕，其從逆情形，斷不能瞞同夥耳目。況葛老九沿途勾結黨匪，既稱按照賊營名號改爲頭奸、二奸、三奸名目，該犯等在場聽聞，所稱賊營名號，歷歷如繪，豈不知係屬逆匪？且張懷四等與已正法之吳在中等同係葛老九等素識，隨路糾邀，何以向吳在中等告知從賊情由，向該犯等祇稱沿途行竊？殊非情理。謂不知從賊探信情事，更難憑信。承審之員，於此等逆匪勾結黨羽重案，並不細心嚴究，率據狡避之詞，遽行定斷，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應令該督再行提犯嚴究，務得確切供情，覈實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咸豐四年說帖

謀逆逸犯尚多酌留從犯待質

湖廣總督 奏左家發等聽眾謀逆，吳效南等習教傳徒一案。
見犯罪事發在逃門。

盜大祀神御物

行竊關帝座前黃綾包袱

陝西司 査律載，凡盜大祀神祇御用祭器帷帳等物者，皆斬。其未進神御，若已奉祭訖之物及其餘官物，皆杖一百徒三年。贓重者加盜罪一等，並刺字。又例載，大祀祭天地、太社、太稷，廟享祭太廟、山陵，中祀如朝日、夕月、風雲雷雨，及歷代帝王、先師、先農等神，小祀謂凡載在祀典諸神。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又，嘉慶二十年臣部審辦郭亮等空損關帝神贓偷竊銀什等物一案，聲明盜空神像律無治罪明文，關帝雖未載在大祀，惟久爲我朝崇敬。而盜空神像較之盜神祇御用等物爲重，將郭亮等比照盜大祀神祇御用物律，擬斬立決具奏。奉旨改斬監候，入於情實。又，咸豐九年臣部審辦金于禾行竊文廟樂器一案，將金于禾比照盜大祀已奉祭訖之物，杖一百徒三年罪上，量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各在案。此案回子買買提偷竊官廟關帝座前黃綾包袱，並盜揪城隍、藥王神像絲線鬚等物。該大臣將買買提比律擬斬立決具奏。臣等查盜大祀神祇御用物擬斬之律，係專指天神、地祇、太廟、山陵而言，其盜大祀祭訖之物，及中祀以下諸神御用各物，即不得濫引此律。關帝並未載在大祀，因久爲我朝所崇敬，故從前遇有盜空神像之案，俱從重比照盜大祀神祇御用物律擬斬，然必實係盜空關帝神像者，方可援案定罪。今買買提盜揪城隍等神像鬚，按律祇應計贓科罪。其行竊官廟關帝座前黃綾包袱，較之盜空神像者，情節爲輕。查行竊中祀

以下諸神御用之物，律無罪治專條，亦無辦過恰合成案。惟武廟與文廟事同一律，行竊文廟樂器者，向照大祀已奉祭訖之物量減定擬。則行竊關帝座前御用之物，亦應比照大祀神祇御用物律，量減間擬。買買提除行竊城隍等神像鬪須輕罪不議外，合比照盜大祀神祇御用祭器帷帳等物斬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新疆回子改發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仍照例刺字。同治二年案

偷竊皇史宬匱上匱銀等物

廣西司 此案鄭七十兒卽鄭汶得，因伊父鄭五在皇史宬充當茶役，亦時常跟隨在彼服役。嗣鄭七十兒因貧，諒知皇史宬殿內金匱上有匱銀，底坐包葉，值班守尉等有時不在彼值宿，無人看守。起意行竊。瞞著伊父獨自攜帶小刀鐵絲至彼，用鐵絲將正殿配廡鎖門通開，用水燭落封條進內，用小刀將金匱上匱銀撬落一百三十四個，金匱底坐包葉七十八座，陸續偷出，仍將殿門各鎖鎖上，封條黏好。將贓陸續賣給過路不識姓名人，得錢花用。後鄭七十兒糾允素識之吉瑞卽吉子，趙三卽善城，晚間同夥三人分攜小刀、鑿子，將殿門上銅葉撬下十二塊，又糾允吉瑞等攜帶竹桿將殿上瓦頭銅泡釘搆下十五個，均變賣得錢分用。旋被拏獲，訊供不諱。職等查律載，盜大祀神御物，不分首從皆斬。又檢查咸豐二年閒本部審辦太常寺奏送賊犯賈三等行竊天壇皇乾殿內香靠鑪膽等物一案，經本部審將賈三、司三均依盜大祀神御物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聲明該犯等行竊究在祭祀以後，稍有一線可原，奉旨改為斬監候等因在案。又例載，盜內府其餘銀兩錢帛等物，照盜倉庫錢糧本例定擬。又，竊盜庫儲銀錢為從一兩至八十兩，准徒五年。各等語。今鄭七十兒獨竊皇史宬殿內金匱環等物一次，復糾竊殿門上銅葉、瓦上銅泡釘各一次，遍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專條，亦無辦過似此成案。惟查皇史宬為尊藏列聖實錄之所，與壇廟等處同為地

處森嚴，今該犯鄭七十兒膽敢行竊殿內金匱環等物至一百餘件之多，實屬愍不畏法，覈與偷竊皇乾殿內香靠等物情事相仿。惟彼案所竊物件聲明在祭祀以後，將賈三等免其立決。今該犯行竊匱環、銅葉與御用祭器微有不同，似應照賈三等成案，將鄭七十兒比依盜大祀神御物斬立決律，可否量減爲斬監候，秋後處決之處，恭候欽定。至吉瑞、趙三聽從行竊殿門上銅葉、瓦上銅泡釘各一次，究係在殿外行竊，與竊金匱上銅葉不同，似應照盜內府其餘財物，照盜倉庫錢糧爲從一兩至八十兩，准徒五年罪上，從重加等，發附近充軍。是否仍恭候鈞定。同治七年說帖

盜內府財物

在禁城內行竊持刀拒捕

刑部 查奏：臣部向來遇有疑難案件例所不能駁載者，或法重而情輕，或法輕而情重，均經臣等隨時奏定章程，纂入例冊。或奉特旨改定罪名，著爲律令，歷久遵行。各在案。今寶玉卽郎七兒，又名郎幟志，偷竊紫禁城內太監財物被拏，棄臘持刀欲行拒捕一案，先經臣等督飭司員遍查律例，並無恰合專條，亦無辦過似此成案，至該司員查照成案，將該犯比照偷竊衙署例加等，擬以發遣。奏奉諭旨，殊未允協。飭令再行詳覈例案，定擬具奏。復經臣等改擬罪名具奏。竊思此等案件總因例無專條，以致辦理鮮所折衷。且查偷竊紫禁城內該班人等財物，如趙玉卽農伊布等案，向俱照偷竊衙門例問擬。因查照成案於持刀欲行拒捕一節，加重發遣，未敢再加。惟思禁城重地，理宜嚴肅，豈容宵小溷跡？亦豈尋常衙署所

得比擬？自應一律明定章程，以便援引。應請嗣後如有行竊紫禁城內該班官員人等財物者，不計贓數、人數，照偷竊衙署例上加一等，擬發新疆，酌撥種地當差。贓重者，仍從重論。如臨時被拏拒捕，但經執持金刃器械，雖未傷人，即照此次寶玉郎七兒之案擬絞監候。傷人者，擬斬監候。殺人者，擬斬立決。其尋常鬪毆之案，仍照舊例問擬。如此明定章程，庶引斷無虞失當，而辦理亦不致兩歧。如蒙俞允，應由臣部通行在京問刑衙門一體遵辦，並俟下屆修例時纂入例冊，永遠遵行。同治元年四月十六日奉旨：“依議。”欽此。

盜園陵樹木

陵戶因樹株被竊裝點延燒

直隸司 此案馮四等身充陵戶，有典守防護之責，其看守金太祖、世宗陵寢，坐落宛平縣地面，該犯等豈得諉為不知？乃當失火燒燬享殿碑亭之時，該犯等並不赴宛平縣稟報及房山縣飭令稟報，事隔經旬之久，尚不赴縣具呈，已難保無捏飾情事，況該犯等既稱享殿係早經坍塌，木料堆放被燒，何以從前並無呈報坍塌案據？且御製碑亭二座，尤應小心防護，何得任令全行燒燬？其御製碑文有無損壞，未據察勘具報，顯係該犯等偷賣木料，捏報焚燒。至該犯等於陵內樹株被竊，並不報官，輒裝點延燒情形，種種詭譎，實與盜賣無異，豈得僅科枷杖？且仍令承充陵戶，致涉輕縱。應令該督另行提犯研鞫，詳加察勘妥擬，具報到日再議。咸豐元年諭帖

嗣據該督咨稱：馮四等身充陵戶，看守金陵，於陵內樹株被竊，

既不報官，又復裝點延燒，情同盜賣。將該犯等均比依盜園陵樹木律擬徒等因咨部。查覈情罪，尚屬允協。馮四、景義住、劉灼、馮汶、劉義、劉志汶、劉大、劉三、馮添相、馮糧等十犯，均比依盜園陵樹木，皆杖一百，徒三年律，擬杖一百，徒三年。該犯等事犯到官在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恩詔以前，復恭逢咸豐二年四月初三日恩詔，覈其情節係比例定擬，與實犯不同。自應准其累減釋免，仍革役。

盜砍圍牆以內回乾樹株

廣西司 據馬蘭鎮總兵奏，拏獲賊犯曹大鎖等偷越圍牆盜砍樹株一案。此案曹大鎖因貧起意，商允高淋偷鋸圍牆內回乾松樹一株。例無治罪專條，溯查道光二年五月間臣部審辦馬蘭鎮已革把總李貴等私砍紅椿內回乾樹株一案，審將李貴、陳連按律擬斬立決。聲明該犯所伐樹株究係回乾，尚可稍從末減。奉旨改爲斬監候，欽遵在案。今曹大鎖等私越圍牆竊砍回乾樹株，查據該總兵覆稱，圍牆即與紅椿無異。比覈李貴等在紅椿內鋸樹情事相同，自應按律問擬。曹大鎖合依紅椿以內盜砍樹株者，比照盜大祀神御物斬律，擬斬立決。惟該犯所伐究係回乾樹株，可否照案量減爲斬監候之處，恭候欽定。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奉旨：“曹大鎖著改爲斬監候。餘依議。”欽此。同治八年現審案

偷竊紅椿以內回乾樹株

直督 奏審明偷竊西陵紅椿內回乾樹株人犯趙二傻比律定擬一摺。將趙二傻比照紅椿以內盜砍樹株，照盜大祀神御物斬律上，量減一等，擬流。經本部援照曹大鎖成案，聲明可否量減爲斬監候之處，恭候欽定。同治九年五月十九日奏，奉旨：“趙二傻著改爲斬監候。餘依議。”欽此。